

第六章 台风日志

风把一生卷曲  
连回忆都是一圈圈的  
无人知晓  
那是海浪的作用





雨在空气中凝结，所有的窗子都打开，湿润的风绕起窗边的风铃，响声如银子的碎片，“丁零当啷”落下来。

长长的纱质窗帘卷起，蝉的叫声透过缝隙的一角，高高低低地渗进来。

前窗是海，后窗是山。

乌云大面积地移动，海呈现冷灰蓝色。随着风的涌动，海面布下白色网状的泡沫。浪涛吸住气，将白色的泡沫慢慢往上拔，拔到不能自抑，抖动着匍匐到前边的浪上。两股浪汇集起来，似乎被一条看不见的杆子穿起，推向前、推向前，一路吸收了所有的浪，滚成几百米长的一条白墙，高高竖起，再“哗——”一下砸碎开来。

汁水飞溅，勺子搅和了一圈，付初抱着半个西瓜，边挖边吃。难得的台风天，三人组决定都在家休息。

老付照例去给徐老送饭了，付初独占了大半个西瓜，想着边吃边看看有没有妈妈的新邮件。他打开电脑，那就像是一片荒芜的海滩，只有一两块闪闪发亮的石头搁浅。

那“石头”，就是妈妈的邮件。



小初：

此刻，十几头海豚在船右前方，几百米远的地方，为我们的船领路。

它们犁开白浪，高高跃起，没入湛蓝。皮肤光滑而明洁，短吻和带着微笑的眼睛闪着光，如同束束烟火，以深不可测的大海为天幕，摇曳生姿地绽放。

海豚的伴游，会被视作是海上旅行的好兆头。然而实际上，它们只是为了节省力气——当船在航行时，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圈，也相应地形成波流，海豚只要顺着波流游泳，就能大大节省体力。总之，这是船上的生物学家告诉我的。每当看到我们大呼小叫，他都会高冷地“哼”一声。

这几天可能不能那么频繁地给你发邮件了。台风最近就像小狗一样，紧紧咬着我们的大洋一号不放。不过，台风并没有阻碍我们前进的脚步。

船上的人们都在忙着互相认识——这次航行可是集合了19家海洋研究单位的42名队员，大家大部分是第一次凑在一起，就连船长在上船之前都不认识自己的副手、轮机长和水手们呢。

风浪搞得一批人躺在舱里无法出门。他们多半第一次出海，一直在吃吃吃、吐吐吐，有人把胆汁都吐出来了。你不要以为躺在船舱里会好一点儿，越是吐得厉害，越是要起来活动，只不过在颠簸中容易撞在冰冷的舱门上，我的身上可是青一片紫





一片的……

船上的伙食非常好，保证每顿饭三荤三素一汤加饮料与水果，一个星期不重样——知道你爸爸的工作量有多大了吧？就连吐得走形的人也要吃得饱饱的，不然呕吐会损伤胃黏膜的。

我们的饮用水是靠造水机把海水变成的淡水，有一股咸味儿。其实青岛的水也有一股咸味儿，所以我在船上时喝牛奶比喝水还多。

说到牛奶，处理牛奶盒子可是我上船后学到的第一课。为了不污染海洋，塑料垃圾都要单独处理。牛奶盒要喝完剪开再冲洗干净收集起来，防止异味，等到回港后再统一回收。他们嫌麻烦，最后牛奶都是我来喝——真是正中下怀。

哎呀呀，仗着我不会晕船，一下子写了这么多。我们的上网时间有限，很快就要下线啦！

不知道你的少年潜航员考试怎么样了昵。

对了，台风天千万不可以去海边！我想你应该知道大海发怒时的力量！

妈妈

付初想了一会儿，打开回复框，决定先从考试结果写起……

梅兰竹义无反顾地往前走。转过蔓草丛生的小路，海浪磅礴的声音便从丛丛绿意后透出。



她加快了脚步。泥土被台风带来的暴雨浸得软糯，土气和水汽相互蒸腾。每走一步，海的味道都直扑过来：爬满藤壶的礁石，海鸥啄食又遗弃的小鱼，被冲上岸的马尾藻，遗弃在坑洼里渐渐蒸发的海水……

梅隆一直默默地跟在后边，等看到她走到离大海只有几步之遥时，他才出声喊起来：“别下去……”

台风让浪疯狂了不止十倍，侵略着每一寸原本属于陆地的沙滩，带着水沫的风如不可见的手，撕扯着头发。

“是这儿吗？”

“应该是。”梅隆走过来，挨着梅兰竹站立，“你亲生父母的骨灰应该是撒在这一带了。”

“我想下去看看。”

“今天不行！太危险了！”梅隆很坚决。

梅兰竹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沙子“噼噼啪啪”地打在她脸上。即使在夜晚，海和天空的边界也清晰可见，海暗沉、阔大，天空低垂、平滑，它们相接的地方，往往镶嵌着船上明灭的灯。

她还隐约记得父母的模样。5岁那年的大年三十，他们全家到奶奶家过年，后来她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

后来的事情，她不愿意去回忆，就像她也不愿意叫5岁之前的名字。



梅隆是从居委会大妈那儿知道她的，他把她领进孤儿院，替她办好了所有的入院手续，给她起了新的名字——梅兰竹。由于梅隆特别喜欢“梅兰竹菊”，便用前3个字做了她的名字。

进孤儿院后的前3个月，梅兰竹一句话都不说，连一个笑容都没有。所有人都拿她一筹莫展时，梅隆每天带着她，沿着海岸线走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海的那一边是什么？”梅兰竹的视线到了天和海的交界处就无法再前进了，这总不会就是地球尽头了吧？

“海那边还是海！这个地球大部分地方都是海，应该叫‘海球’才对。”

这个答案莫名地很让梅兰竹心安。

大海将地球覆盖，海峡分割大陆，那么是不是只要有大海的地方，哪里都不会离得太远？

“小竹，你别去参加剩下的考试了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那个男孩儿在干扰你啊！”

“我又不怕他！我要接着考！”

“你可以长大了再考嘛，以成年人的身份参加啊！那时候，我就管不着你了……”梅隆悻悻地说。

“你本来也管不着我！你又不是我爸！”

梅隆不吭声了，梅兰竹连忙捏了捏他的小拇指，这是他们



之间表示道歉的小动作。

“你就不能，不能叫我一声‘爸爸’吗？”梅隆低声嘟囔。

这回，轮到梅兰竹不吭声了。

她抬起头。金星在云层中出没，为船打信号的灯塔放出光柱，圆锥形的光柱吞没了金星，又吐出来。

礁石硌着她，硌得生疼。

爸爸就是爸爸，是有血缘关系的！其他人，不能算！她想。

月亮也被吐出来了，掉进海的沼泽，银芒四射。他们望着同一片闪光的地方，发起呆来。

这几天老付心情不错，因为深海基地公布了进入复选的少年潜航员名单。付初、唐冉和沈鱼都入选了，谢蒙却被淘汰了。

复选就在明天，他买了一斤青虾，半斤给徐老送去了，半斤煮了给付初吃。

“嗨，没想到你真能进复选，我本来对你没抱什么希望，结果你还真行！”

付初哼一声，慢慢剥虾，虾头和虾皮成了一小堆，老付拿筷子戳了戳，“这么好的钙质，你不吃吗？”

“不吃！”

“我不在家，你真是让你妈给惯坏了！儿子，等复试结束，再去看看徐爷爷吧，他老念叨你们几个呢。”





“可以啊，不过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付初把唐冉家无人机的来龙去脉，和梅兰竹偷录、偷拍蛟龙号相关信息的事儿都说了，然后问：“你能帮我问问，这算不算间谍吗？”

可没想到，老付却觉得他是在嫉妒竞争者，还告诉他不要瞎想，要尊重自己的对手。几句就把付初堵得无话可说。

复试的人选只有 50 人。由于人数少，这次已经不再区分成年组和青少年组，大家都混在一起。经历了第一次的考试后，大部分人已经互相认识。他们打过招呼后，便三三两两等候在体育馆外。

复试的考官是付云涛和唐佳霖，他们给每个人发了号码牌，说是方便一会儿分组测试用的。

付初和沈鱼拿到了自己的号码牌，大约是因为当初紧挨在一起报名，付初是 20 号，沈鱼是 19 号，而唐冉是 17 号。原来谢蒙应该是那个 18 号，但是他被淘汰了，现在的 18 号是个个子不高的男孩，他眉毛如同两座空笔架，戴着一副不停往下滑的硕大眼镜，如同一只眼镜猴。

“不知道梅兰竹有没有得到复试通知。”沈鱼捏着号码牌嘟囔，“唉，1 和 9 都不是我的幸运数字，好想换一个号码牌……”

“我跟你换。”

梅兰竹突然出现在沈鱼面前，“你的幸运数字是几？”



沈鱼看了看两手空空的梅兰竹，“你的牌呢？”

“我还没拿号码牌呢，你喜欢什么数字，我就去要什么数字嘛。反正还有很多考生没来，号码牌多得是。”

“居然可以自己要去？我都没想到！我的幸运数字是6。”

过了十几秒，梅兰竹回来了，抛给沈鱼一个6号的号码牌。

“哇，你是怎么要到的？”

“实话实说，就说这是我的幸运数字，就行啦！”

沈鱼忙不迭地道谢，梅兰竹笑了笑，没再说话，只是满腹心事地盯着付云涛手中的东西。

付云涛握着50根黑布条，开始讲考试规则：“大家先用黑布将眼睛蒙起来，然后听从指令。”

哪想到，蒙上眼睛后整整5分钟，房间里没有任何指示。付初心里飞速地假想着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出了意外，还是考试项目之一呢？

唐冉的眼前游过一丛又一丛的鱼，它们成群结队，在这漆黑的海底闪露着光点，却不见轮廓，引得他忍不住要伸手去触摸。

沈鱼想把那道黑布撩开一点点儿，但一只凉凉的手抓住了她，“我怕，我怕黑……让我抓一会儿。”那声音像是从扭曲的管道里爬出来的，不知道是谁。

梅兰竹觉得自己仿佛被推进了一个刚好容纳她的微型房间



里。在这想象的世界中，她睁开眼，房顶向她压下来，她急忙闭上眼，墙壁又挤压她的四肢。她的背抵着地面，想要后退，却退无可退。

突然，那房顶被掀起一块，爸爸从洞外向这里张望。爸爸不是梅隆，是那个在她5岁时就去世的亲生爸爸。只见爸爸向她招了招手，可是那个破洞只能容纳一只拳头，她出不去……

就在这一瞬间，房间的墙壁轰然塌陷，意外的是，砖块没有落到她的脸上。

有人拍了拍她，“你，出列，往前走。”

梅兰竹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还残留在刚才的幻觉中，有些恍惚，但还是依照命令往前走。她被引到一个地方站住了，有人往她手里塞了样东西，摸起来像是粗大的麻绳，有婴儿的小手臂那么粗。

“你们现在被分为10人一组，手中是一根麻绳，你们可以用任何办法将它围绕成边长最长的方形，但不能够摘下眼罩。”这是唐佳霖的声音，“时间是1个小时，现在开始吧。”

站在梅兰竹身旁的人用手指捅了捅她，“什么叫边长最长的方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”

有人说：“绕正方形还不容易吗？我们10个人站在四角扯着绳子就可以了。”

“这道题有问题，‘边长最长’4个字一定别有用意。”



梅兰竹用手摸索着粗粝的绳子，“这绳子上打了结，总得把结打开吧？”

“解开绳子会浪费时间的！这是不是考官留下的陷阱，故意让我们浪费时间呢？”又有人说。

“那只能选出一个领导者了，整个组听领导者的。是不是陷阱，由领导者来决定。”梅兰竹果断地说，她站到圈中央，“同意选出领导者的，向前跨一步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这一关的意图应该是考察在有分歧的情况下，大家的心理状态。”有个声音响起来，梅兰竹听出那是付初。

梅兰竹反唇相讥：“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接我的话头了？”

“我才不是接你话头！是你抢着说了我要说的话！”显然付初也认出了梅兰竹的声音。

一直沉默的唐冉觉察到这火药味儿，不禁叹了口气，“既然是一个组的，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过节，是不是应该学着和解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选领导者的确是个好办法，我同意。”说着，他向前跨了一步，和梅兰竹站在了一起。

付初心里骂唐冉是叛徒。如果能摘下眼罩，唐冉就会看到他此刻的眼神像火柴一样，在人身上划一下就要烧起来。

“我弃权。”付初说。

沈鱼跨出一步，对着梅兰竹的方向说：“我站你。”又回头对着付初的方向说，“我总得谢谢人家给我换了幸运号码



牌啊！”

唐佳霖和付云涛在监视器中看着这一切，他们两个人盯着5组人，有点儿忙不过来。

“涛哥你看，虽然他们都还是孩子，但和成年人一样，一旦考官不在场，大家各自的反应就更真实。”唐佳霖说。

“是啊，虽然是一个团队，但有人推诿责任，有人想当领导。摸到绳子打结，有人明明知道却不提出来。”

“我这边有人提出了，但别人一反对就犹豫了。这就如同潜水器出现了安全隐患，一旦需要集体决策，有的人就会自乱阵脚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咱们这一关考核的实际上是协作力，一条绳子就能见人心啊！”

唐佳霖留意到屏幕上梅兰竹那一组的队形出现了变化，半数以上的人认可梅兰竹做领导者。她很快就决定解开绳子上的疙瘩，把绳子抻直后，一人一角排成了个方形。

时针和秒针走到了一起，付云涛和唐佳霖走出来宣布时间到。大家解开眼罩，唐冉看到付云涛端着一个保温杯，对着他们组做了一个举杯庆祝的动作，然后细细抿了一口茶。

付初还在发愣，他根本不相信竟然是“小偷”带领大家走向了胜利。这胜利瞬间打了对折，变得不那么可贵了。

一考完，梅隆就把梅兰竹接走了。沈鱼踮脚看着她的背影，



说：“为什么不让她入咱们的伙？我现在有点儿喜欢她了。托她给我换的幸运号码的福，今天的考试很顺利。”

她捏着号码牌，对于这个提议她一半是认真，但还有一半是忧虑——对于即将失去团队里唯一女生地位的忧虑。

“她未必答应。别看她看起来和气，其实就像一堵墙，没有门和窗的墙。”

唐冉说着，停下来。远处雷鼓阵阵，乌云穿行。

他们站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下，树木经了水汽，蹿出浓烈的气味儿。下雨了。

好一阵子都没有妈妈的邮件，付初打算写一封给她，写那些考试里发生的事。写写排完绳子后，他们的那场笔试。

笔试的题目千奇百怪：什么是潮什么是汐？“太平洋”这个名字是谁起的？我国大陆地区有哪几个彼此濒临的海域？然后是一堆贝类的图片，让给它们写上名字——这个唐冉一定最拿手。

付初不知道潮和汐的区别是什么，但隐约记得“太平洋”这个名字是麦哲伦起的。我国彼此濒临的海域是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……贝类里他只认识扇贝和鲍鱼的壳。他忍不住抬头看一眼唐冉，却发现不少人在偷偷摸出手机搜索。结果这场考试结束前，有一小半的人被“请”出了考场。



付初看到梅兰竹一边答题一边转笔，显得漫不经心。

他没有因为老付的不上心而掉以轻心，又用了各种办法侧面去跟付云涛和唐佳霖叔叔打听梅兰竹的事，但他们的嘴巴比上锁的门还严实，一再跟他强调学员的档案和成绩暂时都是保密的。

笔试的第二天是一些常规的体检：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听力，以及心肺功能，还有一堆奇怪的检查，比如是否对氧气敏感，是否身上有异味儿，需要做的只是穿鞋、脱鞋，抬手、放手，转身，再转身。

抽血的时候付初故意排在梅兰竹前边，趁机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东西？”

“我没偷啊！我只是从你手上拿回了梅隆买的无人机。”

“那个无人机是你爸送唐冉的，后来又被他送给了我。但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”

“哦，那可真是巧合。我知道无人机被我爸送给了唐冉爸，就偷偷摸到唐冉家想要回来，结果撞见你拿走了它。我就一路跟到车站，用了点儿办法物归原主。”

“送给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了，想要回去，难道不知道用礼貌的办法？”

“什么是礼貌的办法？”

“礼尚往来。”



“在考试里帮你们获胜算不算？”

“这怎么能算！”付初瞪眼伸眉，“那你后来拍下蛙人考试，偷录徐老病房声音算怎么回事？”

“到你抽血了。”梅兰竹转移了话题。

可是等他抽完血，梅兰竹已经不见了。只有沈鱼在跟谢蒙大声讲电话：“我简直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可查的了……连有没有脚气都要查呢！嗯，是吧，有脚臭的话在潜水器那种封闭空间里的确挺要命的。据说这一次要筛掉30个人！保佑我们‘腹泻鱼’吧！”

至于梅兰竹，有人看到她匆匆体检完，跟着梅隆走了。唐冉说得对，她是一堵没有窗子和门的墙——每当你撬开一条缝，它都会找到办法自动愈合的墙。

即使再不情愿，开学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。

整个暑假的后半段，付初都在等“小升初”电脑派位的消息。去哪里上初中这种人生大事，交给电脑几秒钟就决定了，自己只需要坐在家里等结果“叭嗒”一声掉下来就可以。

听天由命的结果还不错，“腹泻鱼”全体成员竟然被分到了同一所学校，而且依然是一所海洋特色学校。梅兰竹会在哪所学校呢？付初一遍遍地想。

复试的结果几乎是踩着开学的铃声下达的，新的班主任是





个大学毕业生，走起路来还蹦蹦跳跳的。

第一堂课是自我介绍，名字、爱好、梦想、未来，这些听起来最俗气的字眼最有力量。付初说了少年潜航员的考试，也说了“腹泻鱼”和唐冉的事。

有人似乎不感兴趣，急急地打断他：“如果你没有通过考试怎么办？还会这么兴致昂扬吗？”

“如果能够通过自然最好，可即使不能通过，这个过程里的点点滴滴也会留在心底。所学到的一切，所获得的友谊，这些都无关输赢。”

“哼，说得漂亮。等你真的失败了，看看还能不能说得出这种大话。”

付初不喜欢他那种一脸不屑的样子。到底是为什么，身为同龄人的他们，面目如此不同？那些美好的闪着光的词汇，看似老生常谈，可就像装点夜空的星星，闪耀在付初的瞳孔和心中。

没有梦想的人总是如此“现实”。他甚至渴望立刻失败一下，用事实堵上那张令人讨厌的嘴。可巧的是，当天晚上老付就拿来了定选通知书。

定选，是过了复试后，第三场考试的名称。这是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场考试。

没想到，这次没有通过复试的，是沈鱼。



“我明明觉得考得不错啊！好奇怪啊，考官是不是搞错了！”她拽着谢蒙抱怨。

“你的‘不错’是不是误差有点儿大啊……”

“你是体检结果没过。”老付说他去打听过了，沈鱼视力不达标，还有点儿贫血，考官认为下海有风险，就筛掉了。

三人组竟然损兵折将，沈鱼直嘟囔是名字起得不够好，谢蒙则提议让唐冉加入进来，可是唐冉却拒绝了。他说家里又有一个刚开张的馄饨铺，他现在就像守着一张消耗时间的巨口。

“你不要再为家里的事操心啦！你应该去重新参加高考啦！”付初在电话里对他说，“不要把希望放到我身上，我才上初一，高考还早着呢。你那么喜欢大海，为什么不考家门口的海洋大学呢？”

“我？我都辍学一两年了，还行吗？”唐冉犹豫了。

“行！行！你最行了！”谢蒙和沈鱼也在一旁大叫。

“但如果我考上了潜航员，时间上就冲突了啊！我没法又做下潜培训，又去读书啊！”

想了想，他又自嘲地说：“说得就跟我一定能考上似的。我还是先参加完定选再说吧。”

直到定选那一天来临，付初才又见到唐冉。也许是太在乎，他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。

“放宽心，考什么咱们没见识过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付初



给他鼓劲。

唐冉虚弱地笑了笑，眼下浓重的阴影显示他最近睡得不好。定选共有 20 个人，付初找了又找，里边却没有梅兰竹。

大家一个接一个爬上船，那是一艘通体雪白的大船。船上涂有红蓝相间条纹和一个徽章，高高翘起的船头上写着“中国海警”的字样。

“这艘船……”唐冉喃喃低语，眼神闪动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付初上下看看，没觉得有什么异常。

“没事，只是感慨一下，这艘海警船是 50 吨的，为了咱们这 20 个人的考试，已经算是海警的大出动了。这可是去过南海执法的船呢！”

“可怎么能看出来这是 50 吨的船呢？”

“你看看，船上的编号写着呢。”

“1550？最后两位数是吨数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看第二位。咱们国家的海警船采用的是四位或五位数编号，第一位或第一二位表示所属海区，1 为北海、2 为东海、3 为南海，第二位或第三位表示排水量级别，第三四位或第四五位是船只的编号或以前的编号。比如这艘，1 代表隶属于北海总队，5 代表 50 吨级，50 代表船原来的编号是‘海监 50’。”

“哇！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

“这些都是以前我爸告诉我的……看来今天的考试是一场海试。”

直到即将放下舢板，梅兰竹才匆匆跑上船。她一身雪白，像是飘落至海面上的一小片雪花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考官叶林责怪道。

她浅浅一笑，费力地擎起随身带着的一只保温瓶，“我在家里煮奶茶。”

唐冉帮她接过那只看起来不大的保温瓶，意外地竟有沉甸甸的手感，“居然为这种小事耽误考试？”

“这不是小事！”她郑重地说道。

叶林提醒他们：“安静地坐好，我们要去考场了。”

梅兰竹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，又注意到付初和唐冉，激动地蹦过来要求他们俩照应她。她四下张望，没有看到沈鱼，遗憾地摇了摇头，“那个幸运号码牌没给她带来幸运吗？好可惜！”

“兔死狐悲！”付初奚落道。

突然，船身猛地打晃，所有人都像一筐核桃似的，跳了起来。

“船到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晃？”

三副一边在驾驶台瞭望，一边说：“咱们到胶州湾海域了，现在海况较差……”

有人指着远处苍茫的海面，说：“看那里的乌云，一定有



风暴要来……”

三副暗暗心想，风暴算什么，它在这场考试中只是佐料。

船行驶了 30 分钟后，渐渐到达测试海域。

海面落下暴烈的雨点，仿佛沸腾的油锅。水花亢奋，浊浪排空，引擎回应着节拍，船加速行驶了一段后，突然一个大转弯。

参加考试的学员们立刻就出了状况，有人扑到船边呕吐不止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；有人在甲板上无法站立，在船舱内更坐不住。巨大的船变成了不倒翁，可船员们却面无表情，他们各司其职，雷厉风行，完全不受影响，腿像生了根一般立在甲板上。

在船开始摇晃的时候，梅兰竹就拉住了付初，而付初则死死把住船上的一个扶手。他们两个双脚分开，手和身体也不能移动分毫，否则就再也无法维持平衡。

唐冉则在船上奔走，宛如一只在树梢跳跃的长臂猿，时不时给晕车的考生递上塑料袋，或者挪动已经昏昏欲睡、行动迟缓的考生，他们随着船身的每一次晃动都有可能碰到东西，磕得头破血流。

梅兰竹大声喊：“唐冉，去拿我的保温瓶——保温瓶——”

付初大声抱怨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你的奶茶！”

“我说过了，那些奶茶很重要。咦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唐冉很适应海上生活啊！”

“他可是曾经去特地训练，克服过晕船的。你的头脑还这



么清楚，看起来也没晕船啊！”

“彼此彼此！我认为，考官是故意挑这个天气测试的，毕竟不晕船也是潜航员的基本要求。”

这时，唐冉努力抱住那个保温瓶递过来，一伸手，船又晃动起来，他不得不找个地方站稳。

一个结实的男孩两腿打着哆嗦，倒在角落里，晒得黝黑的脸庞变得苍白。梅兰竹和付初互换了眼色，拉着彼此在甲板上一步一步挪动，每一步都像在颠簸的过山车上直立行走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摸到男孩身边。付初扶住男孩，梅兰竹则让唐冉拧开保温瓶。瓶盖翻过来就是一个杯子，保温瓶里倒出琥珀色的茶汤。

“这看起来不像是奶茶啊。”付初闻了闻，“怎么还有点儿酸？”

“这是酸话梅泡水，里边还加了山楂、柠檬片、苹果醋。晕船的人喝这个，可以稍微缓解一下。”

“你早就做好准备了？你怎么知道今天考海试？你是不是又通过什么间谍手段搞到的消息？”付初怒了。

身旁的男孩儿脸色一变，努力压抑着不适感，但还是没成功，吐了一地。身边几个人原本好不容易忍住了不适感，这下一看到泛着酸臭味道的呕吐物，也纷纷吐了起来。

梅兰竹唱起了歌，调子在骇人的浪上跳跃。渐渐地，其他人的声部加入进来。仿佛湿润、温婉的花朵在甲板上摇曳，身



体也慢慢变得透明，消失在其中似的，那些漾上喉咙的胆汁和身体的疼痛暂时被忘却了。

“唱歌的确可以遏制晕船，把注意力转移掉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”唐冉惊喜地四下望着，“大家都唱起来吧。”

付初察觉自己似乎又错怪了人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就一言不发，站起来向船外张望。只见方才盘踞的乌黑云团正快速移动，云朵磕碰之间，露出金黄的亮光。水波在船尾激荡，船离岸的距离一寸寸缩短。

付初大喜，连忙喊道：“咱们的船在往回走了！”

他眼尖，又瞅到救护车停在码头上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“咱们把吐了的人移动到舱门边来吧，一会儿上车方便。”

船刚一靠岸，护士们就用担架把晕船的考生们送上车。

叶林清点了一下通过者，“剩下的10个人去下一个考场吧。”

“啊！”大家发出不知是惊呼还是惨叫的喊声，“还……还考啊？”

